



容肇祖

占卜的源流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ISBN 978-7-5110-0390-4



9 787511 003904 >

定价：15.80元



017

占卜的源流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占卜的源流/容肇祖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0.9

ISBN 978 - 7 - 5110 - 0390 - 4

I. ①占… II. ①容… III. ①占卜—历史—中国
IV. ①B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1956 号

书 名: 占卜的源流
作 者: 容肇祖

责任编辑: 董 锋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 - 6899887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3.5
字 数: 4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0 - 0390 - 4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傅 杰

容肇祖先生（1897—1994），广东东莞县人。自幼受舅父、岭南名士邓尔雅指导，研读自先秦诸子到《国故论衡》等学术名著，并时常翻检《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古书疑义举例》等小学要籍，植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基。早年从广东高等师范英文部毕业后，又随长兄容庚北上求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受教于胡适、陈垣诸大师，在学期间即发表了《读抱朴子》、《述复社》、《记廖燕生平及其思想》、《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等论文，同时开始民俗研究。曾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辅

仁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1956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作有《迷信与传说》、《先秦法家》、《韩非子考证》、《魏晋的自然主义》、《明代思想史》、《李卓吾评传》、《李贽年谱》等，主要论文汇为《容肇祖集》。

1927年初，受时任教务长的鲁迅之邀，容氏来到中山大学，除讲授中国哲学史外，还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一起举办民俗学传习班，主编《民俗月刊》，并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他曾自叙：

在研究民俗学时，我研究我国占卜的迷信，写了《占卜的源流》，自殷墟的甲骨文为占卜迷信的开始，经过《周易》的卜筮，文人杨雄的《太玄经》和司马光的《潜虚》等，直至现代神庙的签书等占卜迷信（我收集各地的神签有36种，有不容易搜集的），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以今天的眼光看，本文总的说来线条还嫌较粗，个别地方疑古不免稍过。但一则作者已大致勾勒出占卜在历代的演化经过，给我们提示了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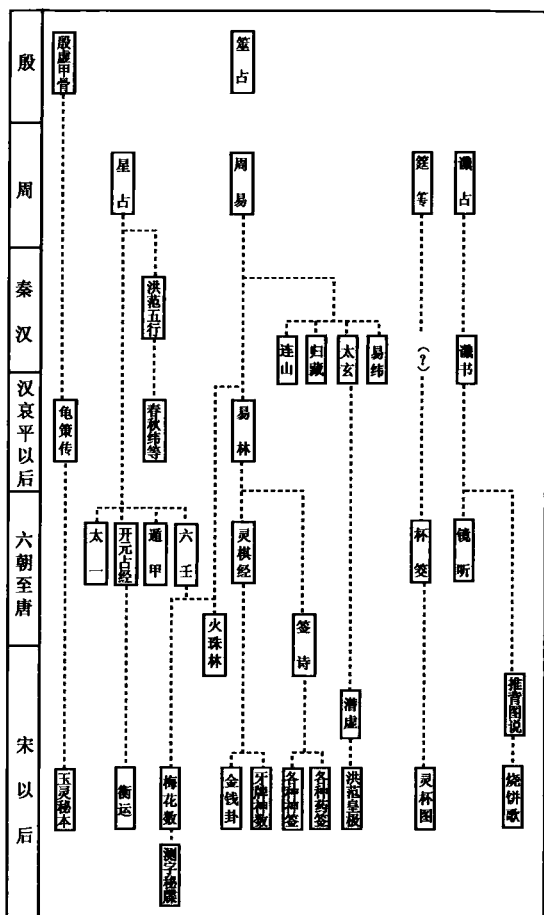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要点（如《周易》“变化不测”的历程），二则作者把古籍记载与民俗资料结合起来，广考博辨，正本清源，为破除迷信、还原历史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在写于同一时期的《传说的分析》中他指出，为情感的满足，人们需要“奇异的事迹”，因此“崇拜与惊异、梦想与胡猜，自然会把一切的旧事或古迹成了莫大的神奇”，其中既有谎言，也有笑话；而为理性的要求，学者需要“找寻确实性的历史”，要用“科学的真理的照妖镜”，来揭露愚诬，廓清传说，“还入他们传说本身的坟墓上去”。他的民俗论文，往往蕴含了这样的写作动机，《占卜的源流》亦不例外。本文1928年发表于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是所长傅斯年聘请的特约编辑员）的《集刊》创刊号。七十年后，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王汎森在以《容肇祖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题的专文中还表彰说，这“是当时很受瞩目的一篇长文”。

二〇一〇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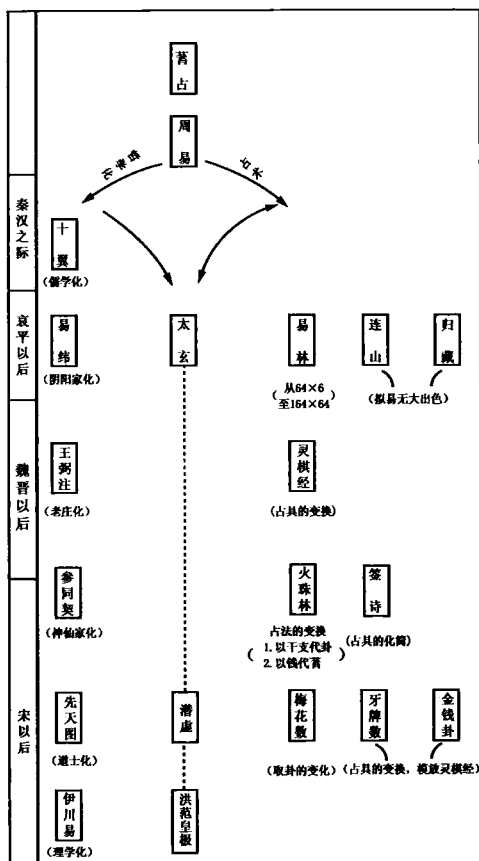
目 录

- 一、从殷墟甲骨考证出古代占卜的实况 (4)
- 二、周代的占卜——龟、筮、筵筭及星占等 (9)
- 三、秦汉间至汉哀平前的占术及其哲学化 (26)
- 四、汉哀平以后的占术 (35)
- 五、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占术 (48)
- 六、宋明以来《周易》的变化和占术的发展 (59)
- 七、杂卜术见于书籍的记载而无甚足称者 (91)

占卜的事情，在中国起源很早。秦、汉以来的传说，每每将《易》的卦画归之于伏羲。又传说和依托的有《连山》、《归藏》，托始于伏羲和黄帝，或以为是夏、殷的《易》。传说无征，当然未可信从。近二十年来，殷墟甲骨的发现，而后谈占卜的，乃得实物的证明。我们据其文字，以证古史，而殷代的史事，乃得有切实的记录。至于说到占卜的起源，虽未能直穷他的本始，而殷代的占卜的状况，已可了然明白。向来最纠纷的、最不易解决的《周易》的一个问题，到此当亦可以迎刃而解。盖占术的《周易》，既不是古帝王的神奇；而哲学化的《周易》，也不过是多生的枝节。从古占卜的研究，以明探他的起源，又从近今占卜的流变，以寻他的支裔，就知道《周易》一书，祇不过用古圣人的名号作了包皮，也都和别的占卜书属一例的呵！现在说占卜的源流，简单一点的说明，略如下表。分辨解说，下当更详。



占卜的源流



一、从殷墟甲骨考证出 古代占卜的实况

研究占卜的起源或其所发生的时代，从甲骨上征验，则知甲骨的占卜盛于殷朝，而不一定是起于殷朝。他的刻划的美丽，文字的精巧，或可证为前此有一种粗丑的或者没有文字纪录的时期。而占卜的年代究始自何时，实不可考。我们只好就殷墟的实物为限，以说甲骨的占卜的时代。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以为“《史记·殷本纪》载成汤以来至于帝辛，传世三十。今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卜辞中所见的帝，有大乙（即天乙、即汤）、

大丁、卜丙（当即外丙）、大甲、太庚、小甲、大戊、中丁、卜壬（即外壬）、祖乙、祖辛、祖丁、南庚、羊甲（即阳甲）、般庚（般即古盘字）、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康丁（《史记》讹作“庚丁”）、武乙、文武丁（《竹书》作文丁，《史记》作大丁）。文丁以后，帝乙、帝辛的名，为卜辞中所没有。可征甲骨是盘庚迁亳后，至武乙徙河北前所作。因为现今龟甲出土的地方，就是盘庚所迁的地方。盘庚确在纪元前多少年，现在颇不易考，因为司马迁记宣王以前，亦只纪世代，而没有纪年，大约当在纪元前千数百年光景。那时的占卜法究竟是怎样的，《殷虚书契考释》从实物上观察所得，证说如下：

卜以龟，亦以兽骨。龟用腹甲而弃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兽骨用肩胛及胫骨（胫骨皆剖而用之）。凡卜祀者用龟，卜它事皆以骨。田猎则用胫骨，其用胛骨者，则疆理征伐之事为多。故殷墟所出，兽骨什九，龟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则削治甲骨甚平滑，

于此或凿焉，或钻焉，或既钻更凿焉。龟皆凿，骨则钻者什一二，凿者什八九，既钻而凿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诗》与《礼》所谓契也（凿迹皆椭圆，如①；钻则正圆，如○；既钻更凿者，则外圆而内椭，如②）。大抵甲骨薄者或凿，或钻。其钻而复凿者，皆厚骨不易致坼者也）。既契，乃灼于契处以致坼。灼于里则坼见于表，先为直坼而后出歧坼，此即所谓兆矣。（《殷虚书契考释》一〇七——一〇八页）

从上可知殷代的卜法，或凿或钻，而契后又用灼以求兆。《殷虚书契考释》又说：“不契而灼则不能得坼。既契则骨与甲薄矣，其契处刃斜入，外博而内狭，形为椭圆，则尤薄处为长形。灼于其上，斯沿长形而为直坼，由直坼而出歧兆矣。于以观吉凶，并刻辞于兆侧，以记卜事焉。”（同上）这是很有征验的说明。又举所见的兆形，略如下：

卜 亅 卩 卩 卩 卩 亅 亅 亅 亅 亅

这些兆形，和《周礼》太卜所掌的“三兆之法：

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卜师所掌的“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未知是否有合？然而观兆定吉凶，自然需要着太卜或卜师的神悟了。

殷虚甲骨所记的卜辞，很是简单，不过纪所卜的事实和吉凶及神意的允否而止。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所记，除断缺不可读的外，分为九类：一曰祭，二曰告，三曰享，四曰出入，五曰猎与渔，六曰征伐，七曰求年，八曰风雨，九曰杂卜。卜祭的五百三十八；卜告的三十二；卜享的六；卜出入的一百七十七；卜田渔的一百九十六；卜征伐的六十一；卜年的三十四；卜风雨的百十二；杂卜四十七。这些卜辞，表示神的指示和吉凶与否，是没有定辞的。我们可知那时占卜的事情，以祭为最重要的事。如祭祀，先用占卜，辞云：“贞之于王亥，𠬞牛，辛亥用。”如求年，云：“癸丑卜，𠬞贞求年于太甲十牢，且（祖）乙十牢。”如征伐，云：“贞伐昌方，受之又（祐）。”杂卜，如问安宁与否，云“己卯，卜贞，王今月宁”，

“庚戌，卜贞，帝其降艰”等。征伐很重要，但是不常有的，也要占卜，听从神的意旨。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占卜的迷信，君主的举动，大都是听从神和祖宗的指示的。

二、周代的占卜——龟、 筮、筮等及星占等

周代承殷之后，用龟的占卜，仍是通行。《春秋》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这是显然的事实。而当时另有用蓍的一种筮法，和他相副。蓍筮在殷无可考，疑当初是少数民族的占卜，到周胜殷，遂变易而兴盛。“易”有更代的意义。《易·系辞》说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或者就是起于殷末时？代殷而起，故又称为“周易”？后来的楚，

亦有一种占术，是用筮等的。屈原《离骚》说道，“索琼茅以筮等兮，命灵氛为予占之”。王逸注云，“蓍茅，灵草也。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等”。《后汉书·方术传》李贤注引《楚辞注》云，“筮，八段竹也”。这种卜术，是龟筮之外的一种，今未能详，或为近代杯珓所自起？周代龟筮并用，是可以证明的。如《诗·氓篇》说，“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国语·晋语》“爱疑，决之以卜筮”。但是筮用蓍，较之钻龟、凿龟、灼龟为简便，故有看龟为重于蓍的，如《左传》僖四年传说：

初，晋献公欲以驪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又《洪范》说：

立时人作卜筮……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二从三逆，而说作内吉，这是很特别的，可证古人龟筮并用时，宁舍筮而从龟的见解。《曲礼》及《表记》俱说“卜筮不相袭”。郑玄注《曲

礼》，以为“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策也。晋献公卜取骊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郑注《表记》又说，“袭，因也，大事则卜，小事则筮”。然而案之《洪范》所说，恐不尽然。胡煦说道：“卜筮不相袭者，盖以卜人、筮人，各有专职，故惟卜与卜袭，筮与筮袭，而以卜袭筮，以筮袭卜，则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为占，此则礼之所有，则龟从、筮从之说也。”（《卜法详考》卷二）说较可通。

周代用龟卜的事情，有可以证明他的卜法的。如《诗·大雅》说“爰契我龟”。《荀子·王制篇》说“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击读为覡）。《韩非子·饰邪篇》说“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庄子·外物篇》说“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剝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这是很明显的，可证战国以前龟卜的方法仍是象殷朝刻、钻的故事。《周礼》说的“扬火以作龟，致其墨”。“蕤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燠，遂歆其爇契以授

卜师，遂役之”。当是周代卜法的遗说，和殷墟甲骨的遗物，可以互相证明。至于周代龟卜的辞语，《诗·定之方中》说的“卜云‘其吉’”，“其吉”当是卜辞。《韩非子》的“兆曰‘大吉’”，“大吉”亦是卜辞。这是卜辞中最简单的。《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又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国语》“晋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公曰：‘何谓也？’对曰：‘遇兆以衔骨，齿牙为猾，戎夏交捩。交捩，是交胜也，臣故云。且惧有口，携民，国移心焉。’”《左传》僖四年，“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瑜。’”这些卜辞，虽是战国时的传说，可证周代的龟卜辞，已是由简单变繁复，但是卜辞仍是没一定的。

占筮是周代特别显著的事情。他的方法是用蓍。《易·系辞》说：“探賈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说卦传》说：“幽赞于神明而生蓍。”郑玄《周礼注》说：“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他的《仪礼·士冠礼注》说：“筮所以问吉凶，谓蓍也。所卦者，所以画卦记爻。易曰，六画而成卦。”贾公彦《疏》说道：

易筮法，用四十九蓍，分之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十有八变而成卦是也。云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

我们可藉以知周代的筮法。周代的筮辞，看《左传》、《国语》所记，有和《周易》相合，亦有不相合的。《周易》是古代的占筮书，确无可疑。《汉书·艺文志》说：“秦燔书，而《易》为卜筮

之事，传者不绝。”可证秦以前的人，都看《周易》作占筮书的。今将《左传》、《国语》所记和《周易》相合的辞，汇录于下：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庄公二十二年。这是合《周易》的观卦六四爻词）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僖公二十五年。这是引大有九三爻辞）

穆公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襄公九年。这是引随卦辞）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崔武予以吊焉，见棠妻而美之，使偃娶之。筮之，遇困䷮之大过䷛。陈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

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官，不见其妻，凶’。”（襄公二十五年。这是困六三爻辞）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昭公五年。这是引明夷的初九爻辞）

卫襄公夫人姜子无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史朝亦梦康叔谓己……梦协。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享卫国，遇屯䷂。又曰，余尚立縶，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且其繇曰，“利建侯”。（昭公七年。“元亨”为屯卦辞。“利建侯”屯卦辞与屯初爻之词皆同）

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吉……故曰“黄裳元吉”。（昭公十二年。“黄裳元吉”是坤的六五爻辞）

宋皇瑗围郑师，晋赵鞅卜，不吉。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哀公九年。泰的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与这里所说合）

献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昭公二十九年。这和《周易》乾卦、坤卦同）

公子（重耳）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交，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

安能建侯。……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是二者，得国之卦也。”（《国语·晋语》。两繇辞和《周易》屯及豫的卦辞同）

以上十例，可证春秋时的筮占，已用《周易》的定辞。但是也有些占筮者，不用《周易》的定辞，而随意命辞的，今将《左传》、《国语》所记的，录之如下：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闵公二年。这在《周易》大有的六五爻辞是“厥孚交如威如，吉”）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诂之，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僖公十五年。这和《周易》蛊卦爻辞全没相涉）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无益

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羸败姬。车脱其輹，火焚其旗，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姪从其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僖公十五年。《周易》蛊的上六说“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无所利”，和这里亦合）

晋侯将伐郑，楚子救郑。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公十六年。《周易》复上六爻辞为“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国语·周语》）

上举的共五例，中间有一例辞微异而意同的。可证春秋以后的占筮，大多数都是袭用《周易》的成文。间有随意遣辞，不从《周易》一书，其中亦有辞异而意义相合的。又就《周易》相同的

十例及不同的五例看，指爻变说，如说观之否的，凡十一，单指卦名的有五，都没有用初、二、三、四、五、上的名称。艮之随称为艮之八的亦一见。疑筮师相传，其法到春秋时已小有变异，不尽沿用六爻的名称。间有卜师不依据《周易》的成文，疑其源亦必定有所受。这样看来，则《周易》祇是占筮家的参考书，汇集古占辞而成。但是在春秋时的占筮者多本于《周易》，可知《周易》的编集，当在春秋以前。今将《周易》的卦辞、爻辞上所述的人名和他的故事，汇述于下：

（一）关于殷先王王亥的故事：如“丧羊于易，无悔。”（大壮爻辞）“丧牛于易，凶。”（旅爻辞）盖王亥迁殷，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奴使牛马，以为民用，即发见于此。有易之人，乃杀王亥，取其牛羊。《天问》所谓“该（按即“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扈即易字之误。考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二）关于殷高宗的故事：“高宗伐鬼方，三

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济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爻辞）

（三）关于帝乙的故事：“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泰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渐爻辞）

（四）关于箕子的故事：“箕子之明夷，利贞。”（明夷爻辞）

（五）关于享岐山、西山的故事：“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升爻辞。岐山为周的发祥地）“王用享于西山。”（随上六爻辞）

（六）关于康侯的故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晋卦辞。康侯，当即康叔，封卫侯）

上六项是比较容易认识的，如王亥的故事，不是经王国维的发现，亦未易知其为何。但是已知的六项中，三项是关于殷的先王，一项是关于殷末的箕子，二项是关于周初，即享岐山、锡康侯的故事，此外没有什么很显著的周代的故事了。《系辞》说的《易》之兴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时

候，合之所记事迹是很对的。大约占筮的盛行及今《周易》之成此大体，是在殷末，故说王亥、高宗，帝乙的事，层见叠出。帝乙即纣之父，其为殷末可知。

到周初享岐山，乃用筮占。“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王用享于西山”的二条，明是当日筮占的事实。案《殷虚书契》卜辞中卜享的有四：

甲辰，卜王贞于戊申享。（卷三第二十四页）

壬辰，弗卜卣享。（卷四第三十四页）

……至其大享耑。（卷四第四十二页）

癸亥，卜王方其享大邑。（卷八第二十二页）

可证殷享必先用卜。到周改用筮，“王用享于岐山”等文，明是全录筮辞的原文。由此可证，在《周易》之先，筮辞是沒有一定。今传本《周易》和《春秋》以前的古本，同否虽不可知，而今本《周易》一书，疑最早亦不过在成、康的时候，因所采用的故事有康侯的缘故。这时正是周代的盛时。到春秋的时候，《周易》一书通行，这时的筮师，他所说有和今本《周易》不同的，或

不愿因袭，自为筮辞，亦未可知。

《周易》既是周代盛时所出的一种占筮书，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计算之，说吉的爻一百二十一；说凶的爻五十二；说无咎的爻八十五，又有何咎，何其咎，匪咎的共四；说厉的爻二十六；说悔的二；有悔的四；悔亡的十八；无悔的七；说亨的三。我们现在别的不计，单计吉、凶、无咎三种，则吉一二一，无咎八五；凶五二；大约变成了吉四，无咎三，凶二的比例数目了。又经文并称君子、小人的六，单称君子的十四，单称小人的三。君子、小人当然即贵族、平民的分别，我们可见《周易》一书，大概是贵族阶级应用的为多。《周易》所占的事，大概是出入、涉大川、见大人、从王事、婚媾、田猎、讼、岁收、风雨、出征、祀享、御寇、建侯等的事情。大约以出入、涉大川、见大人的事情为最多。计《周易》利有攸往的十二，不利有攸往的二，利涉大川的九，不利涉大川的一，利见大人的七。从当日占出入的情形看，当时各地方交通的情形也可想见了。

《周易》之外，筮等的一种占术，是不大明显的，我们除《楚辞》外，已无从考见了。星占的一种占术，在周代当是有的。我们知道古代的天文家同时是含有神秘的占验的技术，而为通俗所迷信的。如《左传》僖公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荀子·王制篇》说：“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同覡）之事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可证古代的天文家同时是带有占卜家的性质。又《左传》记的星占的事，并可以证明，如下：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

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项

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

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

上举五例，可见周代占星望气的事实。《洪范》一篇，虽不是箕子所陈，却是周代的遗书。

里头说的休征、咎征，以及“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都是含有星占家的见解，开后来《洪范五行传》的先河。至于《吕氏春秋》的《月令纪》等，如《孟春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等。这是时令的迷信，和《洪范》“日月岁时既易”的一些话相同，可见那时的星气的占候的状况。

三、秦汉间至汉哀平前的 占术及其哲学化

《周易》在秦时以卜筮书得存。到汉初尊崇孔子，抱遗书的多依附于孔门以自重。于是占筮的《周易》亦依附于孔门，云“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子乘，子乘授齐田何”（《汉书·儒林传》）。一若传统渊源，像煞有介事的。《史记·孔子世家》说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

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艺文志》说道：

《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这种“韦编三绝”、“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话，多么好听！大概是传《易》的人，托古自重，以神其术，好比现在占卦的人，口念“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鬼谷先师”等一般。《史记》、《汉书》根据这种传说去记录，当然是不可靠的。如果孔子是读《易》韦编三绝，为什么绝没有向弟子提过。《论语》一书，亦绝没有提过《易》的一字。《古文论语》：“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可证《鲁论》

之文，明是“假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和孔子“我学不厌”的话是相一致的。占筮家改窜原语的解释，而后来的古文承之，一误百误，而孔子遂成为术士的信徒，而《十翼》因以尽归于孔子。至说文王作爻辞，说更无根。爻辞说“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明是文王以后的事情。又所谓伏羲画卦的说话，原于《系辞》。以殷墟卜辞文字证之，知殷以前绝无卦画。依托附会是卜师的能事，所谓伏羲、文王、孔子作《易》，却原来没有一点的痕迹。《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的《十翼》，出于秦汉之际，而秦汉以前的书绝没有引过，当是这时期的出产品。欧阳修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易童子问》卷三）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我们又知《十翼》所以依附于孔子的缘故，不是以他的占术，而是以他的哲学化的辞语。他的哲学化就是所以依托孔子和得到儒家承认的

原由。《系辞》说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易》的范围，已由卜筮方面而扩充到哲学方面，真是要哲学化了。就《十翼》中看去，如乾卦，《彖》说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象》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说的“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些解释，很有哲学化的趋向。至于《系辞》、《说卦》、《序卦》，简直是说《易》的哲学。《系辞》说的如“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说卦》说的如“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

《易》六位而成章”。《序卦》说的如“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以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这可证《周易》是从占筮而到哲学化的。《周易》既从占术的一方面走入孔门，又有这种说《易》的哲学，使他成为儒术化，得以高踞六经的首座而貌似师儒，从此卜祝之流，便居然是儒林之首了！然而《易》学一方面固然倾向于哲学化，他方面则仍然是受术士的影响而保存他的筮占的神秘的性质。如《汉书·儒林传》所说的孟喜、梁丘贺、焦贛、京房、高相的一辈，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诸喜”；梁丘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焦贛“独得隐士之说”；京房“以明灾异得幸”；费直“长于卦筮”；高相“专说阴阳灾异”。（俱见《汉书·儒林传》）可知哀平以前的《易》学，虽则是经过儒家化，然而很有人仍要保存他的

占术的作用和神秘的性质。

上说占筮的《周易》经过一种哲学化，此刻可以说儒学的术士化了。前说《春秋》的末期，颇有一些占星望气的事实。到汉初的时候，这种占星望气的学说，变为说灾异的一派。董仲舒便是把《春秋》中记的星变日蚀诸事，都认为天意示警。这是不从占验的说法，而看作天意的默示。这真是儒学的术士化了。他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警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观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这种说灾异的有意志的天道观念便是星占学说的变形。后来的刘向便是极力提倡这种学说。其次，夏侯始昌以《齐诗》、《尚书》教授，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他的儿子胜传他的《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昌邑王数出，胜谏以为“天久不雨，臣下有谋上者”。（见《汉书》本传）这也是儒学的术士化。他如翼奉治《齐诗》，主张用六情

(贪、怒、恶、喜、乐、哀)、十二律(亥卯、子卯、寅午、己酉、午酉、辰未、戌丑)说《诗》。宣帝命平昌侯王临往学，奉奏说“平昌侯比三来见臣，皆以正辰加邪时。辰为客，时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诚不敢语邪人”。(见《汉书·翼奉传》)这种以时占人的邪正的方法，而用来说《诗》，真是儒学的术士化了。然除阴阳五行的一派说灾异而非纯粹的占术外，案之《汉书·艺文志》所记，则有下列三大类占术的书籍，今录如下：

(一) 蓍龟：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
(以上为龟十类)

蓍书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随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杂易三十卷；鼠序卜黄二十五卷；於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卷；易卦八具。(以上为蓍筮类)

(二) 天文：泰壹杂子星二十八卷；五残杂变

星二十一卷；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常从日月星气二十一卷；皇公杂子星十九卷；淮南杂子星十九卷；泰壹杂子云雨三十四卷；国章观霓云雨三十四卷；泰阶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三卷；汉流星行事占验八卷；汉日旁气行占验十三卷；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图书秘记十七篇。（古代的天文学，近于占验的方面为多。上列的皆古天文学的书籍，大概大半属于占验。《汉书·艺文志》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既然是说纪吉凶之象，则古代的天文即是星象占验术又可见了。故全录于上）

（三）杂占：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嚏耳鸣杂占十六卷；祲祥变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

卷；变怪诰咎十三卷。（这些占梦，相衣器、嚏耳鸣杂占等，可以见汉代占验术的复杂了）

上列三种，可证汉代占验术的复杂，确是一个迷信占验最利害的时代。下文更述哀平以后的时代，尤可以见占术，便是承接这个时期而更进一步的。

四、汉哀平以后的占术

上说《周易》的哲学化，又说儒学的术士化，到哀平以后，这两种的潮流进行不止。当时的迷信达于最高度，在占筮之外，又出了许多不占的预言——即谶书。《后汉书·方术列传序》说：“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趣赴时宜者，皆驰骋争谈之也。”可以见当日的情形。图谶书最著名的为《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衍增，以广其意（《隋书·经籍志》）。然而当日的谶书，假托于古圣人，当日的人已发其覆，如尹敏对光武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

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儒林传》尹敏）张衡上疏亦说：“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讖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卷八十九《张衡传》）和讖书同时出现而依托于古圣人的为纬书。《隋书·经籍志》说：“《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七纬》，就是《易》、《书》、《诗》、《礼》、《乐》、《孝经》、《春秋》等经的纬。而《易纬》又将《周易》及《十翼》的本来性质变化了。今传的《易纬》八种：（一）《乾坤凿度》；（二）《乾凿度》；（三）《稽览图》；（四）《辨终备》；（五）《通卦验》；（六）《乾元序制记》；（七）《是类谋》；（八）《坤灵图》。《易纬乾坤凿度》称庖牺氏先文；公孙轩辕氏演古籀文；苍颉修为上下二篇。其伪托显然。这些《易纬》都是阴阳家的说话，把《周易》重新做成一种的哲学和占验的解释。如《易纬乾坤凿度》说的“太初而后有太始，太始而后有太素。有形始于弗形，有法始于弗法”。又如《易纬乾坤凿度》说：

“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这是把《易》作成了一种的宇宙论的哲学。另一方面，是将《易》作成了一种神秘的征验的东西，如《易纬通卦验》所说的“凡《易》八卦之炁，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之术也。故设卦观象以知有亡。夫八卦缪乱，则纲纪坏败，日月星辰失其行，阴阳不和，四时易政。八卦气不效，则灾异炁臻，八卦炁应失常”。这是受星占术及《洪范五行说》的影响，在《春秋纬》里表现最多，而《易纬》中卦气的说法因之成立，如《易纬稽览图》亦都是这种卦气说的解释。《易》在这时既然有托之于庖牺、轩辕、苍颉的《易纬》，而《周易》的本身，亦因王莽借用《周礼》以实行他的政治改革的极力向周公捧场之故，那时的周公位在孔子之上，而《易》的爻辞遂被称为周公所作。后来的马融《易传》说

“爻辞，周公所作”（引见赵汝梅《辑闻》一），也就是哀平以后所起的称谓。至于东汉的《易》注，有马融、郑玄、荀爽。李鼎祚说“郑多参天象”，可证郑玄的解释已不能不受《易纬》的影响，可以见谶纬的势力，在当时《易》学上的关系了。

除纬在《周易》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外，《周易》的占术在那时亦发生一种的变化，即由三百八十四爻，进而为二千八百一十六爻，即由 $64 \times 6 \rightarrow 64 \times 64$ 。这即是从《周易》的占筮，进而为《易林》的占筮。《易林》一书，后来所称为焦贲作的，但从《易林》一书细细考察，乃知《易林》确不是西汉人所作。一则《汉书·艺文志》绝没有提及这书，二则这书显然含有东汉人的说话。今将这书所含有的内容细细的观察，就可以见出这书，是哀平以后的东西：

（一）这书所述《春秋》时候的故事二百三十余条，大半出于《左传》。《左传》为哀平以后所出的古文，非在东汉《左传》盛行后，不应有这

样的引用之多。

(二) 这书往往用《汉书》中事。如顾炎武《日知录》所举的“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见《日知录》卷十八）。这些证据俱是很好的证例。

(三) 这书亦有说及王莽间的事情。如明夷之蒙说的“讽德颂功，美周盛隆，旦辅成周，光济冲人”，益之升，节之革亦大致相同，在哀平以前似不会有这样的话。又如屯之泰说的“坐立失处，不能自居，贼破王邑，阴阳颠倒”（《四部丛刊》影元本如此），似指王莽时王邑兵败事，疑用当日的谶语。又如坤之大畜说“典册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豫之蒙，大有之离，大过之大过，巽之明夷，中孚之悔，皆同），兰台藏书，在东汉前不显著，而在东汉则成了最大的藏书

处。这条似是说经莽乱，惟兰台书得存，似可补史书之缺。

总之，可证《易林》一书确为哀平以后的占筮书。即不然，亦当是慢慢的积渐而成，而今本《易林》，断非全部是哀平以前所应有的。《东观汉记》说：“沛献王辅，永平五年京师小雨，上御云台，诏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将集’。”今《易林》震之蹇有这两句。疑《易林》即《周易卦林》之简称，初无属于焦氏的话。从《东观汉记》看来，可证《易林》是在明帝永平以前的，其编集或始自光武时，由此逐渐加增，以成今本？有疑《易林》为汉崔篆作的，又有疑是许峻作的。案之《隋书·经籍志》，则后汉方士许峻等撰《易新林》一卷，又梁有《易杂占》七卷，许峻撰，当与这《易林》无干。至《后汉书·崔骃传》说，骃的祖父篆“著《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祇是因为六十四篇相同，遂定《易林》为崔篆所作，尚欠确据。《隋书·经籍志》除焦贛撰的

《易林》六十卷外，又有《周易占》十卷，京房撰，注云：“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注云“《七录》云伏万寿撰”；《周易占》一卷，张浩撰；《周易杂占》十三卷；《周易杂占》十一卷；《周易杂占》九卷，尚广撰；注云“梁有《周易杂占》八卷，武靖撰，亡”；《易林变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林》二卷，费直撰，注云“梁五卷”；《易内神筮》二卷，费直撰；注云“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费直撰，亡”；《易新林》一卷，许峻等撰，注云“梁十卷”。这些《易林》的书，都是所称为汉代的书籍。所谓京房，费直等西汉人的著作，以焦贛《易林》例推之，恐不免有哀平以后假托的东西。到现在祇传焦氏《易林》一书，《周易占》及《周易妖占》间见引于《开元占经》，其他亦无从讨论了。

其次，依傍《周易》而伪作的有《连山》、《归藏》。《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注引杜子春说，“《连

山》，伏羲；《归藏》，黄帝”。郑小同《郑志》说“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周礼》所说的三易，祇有《周易》是可靠，其余《连山》、《归藏》二易，在哀平以前都没人说过，可证这两书为哀平间的出品，依附《周易》而作的。桓谭《新论》说“王翁（即莽）好卜筮，信时日”（引见《群书治要》），自然会产出一些依托于伏羲、黄帝的卜筮书。桓谭《新论》又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引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八。末十二字《御览》所无，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一）这些都是东汉以后的说话。《汉书·艺文志》皆不著录，其伪可知。后来的《隋书·经籍志》不著录《连山》，祇五行类有《连山》三十卷，云梁元帝撰。而《唐书·艺文志》有《连山》十卷，司马膺注，则又伪上加伪。案《北史·刘炫传》说“时牛宏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送官求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

免死，坐除名”。则《连山》之伪上加伪，更可证明。《归藏》一书，案之《隋志》，则已著录，又说“晋《中经》有之”，虽无伪中之伪，亦可断为哀平以后的作品。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则《归藏》为模仿《周易》的作品，显然可见。其书亦分六十四卦，中间祇换去《周易》的一些名称，或改换次序的先后，如以夷（即坤）为首，需为潯，小畜为小毒畜之类。至如《连山》则又用剥、复、姤、中孚、阳豫、游陟等名，皆附会杜撰的名称，以求别于《周易》。我们从殷墟甲骨的刻辞，知殷卜本无定辞，则知断无同时可以有一种有定辞之筮。而且夏殷的筮，在哀平以前，绝没有人提及，必待哀平而后，王莽信占筮之时，始出现《连山》、《归藏》二书，其伪当可知了。至顾炎武，以《左传》所说的筮辞、《周易》所无者，如“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等辞，为三易之法，则又过信《周礼》之弊。不知《周礼》出现在哀、平之间，和《连山》、《归藏》有蛛丝马迹的关系，俱是不能过信的。

其次，拟《易》而作的，有杨雄的《太玄》。不幸不见知于王莽。刘歆说 he 道：“吾恐后人用覆瓿也。”这种半占筮、半哲学化的东西，附会于天文历数，以求比附《周易》。他又识得一些古文奇字，不惜以艰深文浅陋。但是他的筮法，是揲三策而筮，变《易》的一、--，为一、--、---；变易的六画为四，称为方、部、州、家。《汉书·杨雄传》说：

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三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揲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辨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无主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秦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搞、莹、数、文、揲、图、告十一篇。

可知《太玄》的内容。他既然用八十一家代《周易》的六十四卦，用七百二十九赞代《周易》的三百八十四爻，但是他的方法不能简便于《易》，而辞又较《易》为艰深。虽然附会于历数，而无所依托于古帝王，刘歆说他是要给后人盖酱瓿，这是很应当的。王莽不喜欢他的《太玄》，大概也是如此。他的《解嘲》说“默然独守吾《太玄》”，真是骗人的话。他后来以甄丰父子及刘棻献符命，事发，从天禄阁自投下。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见《汉书》本传赞）这对杨雄的冷嘲热讽，是由于他的艰深玄秘而来的。

上说的俱是《周易》和蓍筮的变化，至于汉代的龟卜，没有说及。《汉书·文帝纪》说大臣迎立代王时，代王“犹豫未定，卜之，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谓王者，乃天子也。’”这些说话，《史记·文帝本纪》中有之。依崔适《史记探源》的考证，以为《文

帝本纪》是后人依《汉书》补的。我疑心这些话是后来的传说，未必文帝时实有其事。至《史记·日者列传》说道：“代王之人，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崔适以为《日者列传》是妄人所续，则更不足据。窃疑王莽好卜筮，故龟卜的术，复盛于哀平之际？《周礼》所说的，固然有殷周的遗法，而《白虎通》里的著龟一段说道“卜，赴也，爆见兆”，“龟非火不兆”，尚可证那时龟卜之法尚存。《史记·龟策列传》疑亦东汉人所作的，他的卜法，可以作为汉哀平后龟卜的方法？他的兆的分别，就是分首仰（《正义》“谓兆首仰起”）、足开、盼开（《索隐》“盼谓兆足敛也”）、首俛大（《索隐》“兆首伏也”）、横吉等。罗振玉论郑玄《三礼注》，以为“一则曰‘《士丧礼》楚焯置于爇，在龟东，楚焯即契，所以用灼龟’。再则曰‘以契柱爇火而歛之，契既然以授卜师’。其注《士丧礼》又曰‘楚，荆也。荆焯所以钻龟者’。始误以契与爇为一物，钻与灼为一事。以郑君之精熟《三礼》乃有此讹，此殷周卜法汉

代已失之确证矣”（《殷虚书契考释》页一〇九）。或者龟卜的法，再出现于哀平间，至东汉郑玄时又失其传呵？

五、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占术

魏晋以来，最可注意的，就是《周易》完全脱离了占术的地位而成为一种的哲学。盖自东汉以来，说《易》的都不能无拘牵于五行及象数。如虞翻、管辂又都同时崇尚占术。到魏王弼始舍象数而专言义理。他的《周易略例》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道，动静屈伸，唯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

一体之变，由斯见矣。”（《明卦适变通爻篇》）他又说：“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明象篇》）这种说话，都是要使《易》做成了老子一派的哲学。最明显的，他的《周易注》解观的彖词道：“统说观之为道，不以刑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之使百姓，而百姓自服。”又释未济的六五爻说道：“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约刚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要物以能，而不犯焉。则贤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这又是拿《易》去说《老子》的哲学了。由此，王弼的注行，而《周易》遂新成了又一种的哲学。至唐孔颖达为作义疏，用王弃郑，《周易》于是离占术愈远了。

《周易》既然一方面成了老庄的哲学化，后来出现了一种《周易参同契》，就是烧丹的道士用来

解作丹之意的。这书相传是汉末魏伯阳所作，但是《隋书·经籍志》不载，而始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列之五行家，有后蜀彭晓注本，郑樵《通志·艺文略》又列翟直躬、徐从事各注本，疑是出于唐代。这书“多借纳甲之法，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要，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候，后来言炉火者、皆以是书为鼻祖。”（《四库总目提要》）可知《周易》这书真变化不测，又附会成为丹术化了。

《周易》既在别方面发生了哲学化、丹术化，然而在占术上亦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每卦之下，注说八宫六世，如屯下注道“坎宫二世卦”，蒙下注道“离宫四世卦”。这些八宫世应的说话，和今传的《京氏易传》说的相同。但考之《汉书·艺文志》祇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载《周易》十卷，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此外又有《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周

《易飞候》六卷，《周易四时候》四卷，《周易错卦》七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一时《周易》的著作，群归京房，然而都没有说《京氏易传》。《经典释文》所引，亦祇说《京房章句》十二卷，没说《京氏易传》。即《开元占经》所引的《京房易传》，祇说灾异，和现存的《京氏易传》不同。疑现存《京氏易传》非汉京氏所作。《释文》引八宫世应的话，不知引自谁氏。今存的《京氏易传》“虽以《易传》为名，而绝不诠释经文，亦绝不附合《易》义。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宫，每宫一纯卦，统七变卦，而注其世应、飞伏、游魂、归魂诸例。下卷首论圣人作《易》、揲蓍布卦，次论纳甲法，次论二十四气候配卦，与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龙德虎形天官地官与五行生死所寓之类”。（《四库总目提要》）证以《汉书·京房传》所说，祇不过说“其说长于灾变，凡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其他京房对奏的话，与及《开元占经》所引，亦

都是说及灾异，绝没有涉及世应、飞伏的话。可证《京房易传》非京房所作。但是其说见陆德明著录，而未著何人；其书不见称于《隋》《唐志》，到宋晁公武《读书志》始纪之，盖唐以前的《易》占法，后人有所托之京房的？这种《易》说，就是后来钱卜法所从出的。宋项安世说：“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以三钱掷之，两背一面为坼，两面一背为单，俱面为交，俱背为重。此后人务趋捷径以为卜肆之便，而本意尚可考。其所异者，不以交、重为占，自以世为占，故其占止于六十四爻，而不能尽三百八十四爻之变。”又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道：“《士冠礼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考贾公彦《疏》本于北齐黄庆、李孟愬二家，是则齐、隋与唐初皆已用钱。重、交、单、坼之名，与今无异，但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钱记之。其后术者渐趋简易，但掷钱得数，不更揲蓍。故唐人诗有‘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之句。”总之，《周易》的占术，唐以

前已发生了两大种变化：（一）以某宫、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游魂、归魂诸名释卦；（二）以钱代蓍。

从六朝到唐，占卜术的发展很大。就《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的记录，则知天文及五行两类，所纪的书籍，关于占验的特多。唐瞿昙悉达所集的《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新唐书》作一百一十卷，一百一十一卷以下是八谷占及龙鱼虫蛇占，疑是后人增附），尚存各种天文占书的面目，我们可以知道隋唐以前天文占验的盛况。除了一些天象的说明，如张衡《灵宪》、王蕃《浑天象注》及《浑天仪》、《浑天图》及《听天论》、《安天论》等外，大都是占验的一些书籍了。《隋书·经籍志》序说道：“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其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见吉凶。’《书》称‘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故曰王政不修，谪见于天，日为之蚀。后德不修，谪见于天，月为之蚀。其余彗孛飞流，见伏侵犯，各有其应。”可见唐以前的天文，很不脱占

验的见解。例如《隋志》载的宋通直郎刘严撰的《荆州占》二十卷，据《开元占经》所引极多。如卷六“日月并出”条下引的说道：“日月并出，是谓灭亡，天下有国者亡。”又说“日月并见。是谓争光，大国弱，小国强，不出三年，兵起岁恶，风雨不时”。又说“日月并出，是谓死丧，吏人会聚，以下凌上”。又《隋志》有《海中星占》一卷，《星图海中占》一卷，案《开元占经》所引《海中占》的话，如卷三十一“荧惑犯心”条引的说道：“荧惑犯心，天子，王者绝嗣。犯太子，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制。”又说“荧惑犯心，必有饥饿而死者”。又说“火守心，色赤，有兵，臣谋其主；黑，主死；白，谋臣有赐爵者；青，大人有忧”。

《隋书·经籍志》及新旧两《唐志》所记的五行一类的书籍，关于占验的最多。约分之，则有风角占、太一九宫占、孤虚占、逆刺占、鸟情占、灾祥占、周易占、六壬占、破字诀、龟经、杂筮占、十二灵棋卜经、占梦书等。除《周易》占，现在

留存的有《焦氏易林》一种外，现尚存《灵棋经》一种。《隋志》作“十二灵棋卜经一卷”，新旧《唐志》俱失收。《宋史·艺文志》载“李进注《灵棋经》一卷”，《文献通考》“灵棋经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汉东方朔撰，又云张良、刘安，未知孰是。晋颜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远叙。归来子以为黄石公书，岂谓以授良者邪？按《南史》载‘客从南来，遗我良财，宝货珠玑，金碗玉杯’之繇，则古之遗书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辞”。案今本李远序称会昌九年，会昌尽于六年，无九年，九字当是六字之讹。序说“凡集数十本，参而较之，去谬存正，备集于此”。则《宋史》所说的“李进注”，或是李远的错误。又现存的《灵棋经》，有题晋颜幼明、宋何承天注；元陈师凯、明刘基解。案之《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俱没有说及颜幼明、何承天的注；唐写本残卷有颜渊曰云云，与今本所载颜幼明注大同，虽传写有异，疑俱出假托。刘基的解序、《荆川稗编》及《明史·艺

文志》都有说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青田一注，独为驯雅，或实基所自作，亦未可知”。然而案《南史》所载“客从南来”的话，见今经中第三十七卦象词。又有唐人写本，王国维有《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虽词或微异，可证这书本出自六朝隋唐以前。他的占法，是用棋子十二枚，形圆。周尺一寸二分，厚三分，四书上字，四书中字，四书下字，背不书，一掷而成卦。面背相乘，共得一百二十四卦，加上纯阴慢一卦，为一百二十五卦。每卦皆有卦名及定辞。如一上一中一下，名为大通卦。升腾之象，解说“纯阳得令，乾天西北”。象曰：“从小至大，无有颠沛，自下升高，遂至富豪。宜出远行，不利伏韬。”又诗曰：“变豹文成彩，乘龙福自臻。赤身承富贵，事事可更新。”这种占书，全是规模《周易》及《易林》，很可见了。

其次，六朝至唐有杯珓的占卜。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秋社，拟教于神，以占来岁丰俭。”注文曰：“教以桐为之，形如小蛤，言教，

教令也。其掷法以半俯半仰为吉者也。”（引见《演繁露》，今《汉魏丛书》本无这条）唐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说：“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伺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可证杯珓到唐时已盛行。杯珓始自何时，不大可考。《楚辞·离骚》说“索琼茅以筮兮，命灵氛为予占之”。王逸注说“蓍茅，灵草也。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筮”。《后汉书·方术传》李贤注引《楚辞注》说“挺，八段竹也”。筮是折竹的占卜，疑即是杯珓的起原。《广韵》“珓”字说：“杯珓，古者以玉为之。”、宋程大昌《演繁露》说：“后世问卜于神，有器名盃珓者，以两蚌壳投空掷地，观其俯仰以断休咎。自有此制后，后人不专用蛤壳矣。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为二，有俯有仰，故亦名盃珓。盃者，言蛤壳中空，可以受盛，其状如盃也。珓者，本合为教，言神所告教，现于此俯仰也。”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栝筊……以一俯一仰为圣筊。”珓字，

或作教，或作校，或作箴，皆是一物。程大昌《演繁露》有说明。筊当亦为箴字的异文。杯珓的卜法，唐以前大概是没有定辞。依韩愈诗，则掷杯珓后，由庙令老人识神意而定吉凶，那时是没有定辞的。

六、宋明以来《周易》的变化和占术的发展

宋代的《周易》，因当日道教侵入儒家及理学的发展而发生很大的变化。邵雍的易学，原本于道学的陈抟，由伪《河图》及《洛书》而演作先天后天及卦气诸说，始将道士的话来说《易》。又以步算之法，衍为《皇极经世》一书，有分秒直事之术。朱熹《语录》说：“《易》是卜筮之书，《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绑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与《易》自不相干。”可知《皇极经世》，又将《易》附会化

成了推步的东西了。

其次，《周易》到宋，又受了宋代的理学化。有伪托的《关氏易传》，称为关朗作，中有《理性义》一章，可见宋儒借《易》以说性命的理的痕迹。又如程颐的《伊川易传》，专去说理。如说“乾卦”道：“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乾。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又如解“嘉会足以合礼”道：“得会通之嘉，乃合于礼也。不合礼则非理，岂得为嘉？非理，安有亨乎？”这都是把《易》理学化了，如“天即道”、“礼即理”的话，都移入《周易》中了。到朱熹则一方面赞叹程氏的“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他方面又承认邵雍的《先天图》，以为“直是精微”。这在后来的《易》学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如司马光的《潜虚》，规摹《太玄》而拟《周易》，这种半占筮和半哲学的著作，其法如下：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为策。虚其五，而用七十。分而为二，取左之一，以挂于右。揲左以十，而观其余，置而扚之，复合为一。而再分之，挂揲其右。皆如左法。左为主，右为客。先主后客者阳，先客后主者阴。观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著而复分之，阳则置右而揲左，阴则置左而揲右。生纯置右，成纯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余，为所得之变。观其吉凶臧否平而决之，阳则用其显，阴则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与显戾也。欲知始终中者，以所筮之时占之。先体为始，后体为中，所得之变为终。变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于变之中，复为细别也。（《潜虚》）

《潜虚》共五十二卦，每卦七爻，凡三百六十四爻，加元、余、齐三爻为三百六十七爻。如容卦初爻的变图说“修而贵而，久而安而”，解图说“修容有常，久则贵也”。容的二爻说“葆首夷俟，不若遄死”，解说道“葆首夷俟，不可忍见也”。这些爻词，都是含有格言的性质，真是《太玄》

以下的嗣音。然而《潜虚》的辞虽美丽而法不通行，也祇有文人喜欢说他而已。

模仿《潜虚》而作的，则有蔡沈的《洪范皇极内外篇》。《潜虚》用I、II、III、Ⅲ、X、丁、T、田、Ⅲ、十，《洪范》因之，但改十为Ⅲ。《潜虚》变《易》的上下为左右，《洪范》亦因之。《潜虚》名I为原，《洪范》亦因之。《潜虚》分占为五，即吉、臧、平、否、凶，《洪范》则分占为九，即吉、咎、祥、吝、平、悔、灾、休、凶。《潜虚》简而《洪范》烦。《潜虚》有爻而《洪范》无爻，其小数即用以当爻。《洪范》的八十一数，当是取资于《太玄》，而依托于《洪范》的九畴及《洛书》，以自高其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沈作是书，附会刘歆‘《河图》、《洛书》相为表里，八卦、九章相为经纬’之说，借书之文，以拟《易》之貌，以九九演为八十一畴，仿《易》卦八八变六十四之例也。取《月令》节气分配八十一畴，用孟喜解《易》，卦气值日之术也。其撰著以三为纲，积数为六千五百六十一，阴用焦贛六

十四卦各变六十四卦之法也。大意以《太玄》、《元包》，《潜虚》既已拟《易》，不足以见新奇，故变幻其说，归之《洪范》，实则朝四暮三，朝三暮四，同一僭经而已矣。”今考《洪范皇极内外篇》有八十一首，每首有卦辞，有值日，如|、|原（一之一）。所值的日是冬至，蚯蚓结。卦辞说道：“原，元吉；几，君子有庆。”下又分注八十一项的吉、咎、祥、吝、平、悔、灾、休、凶。这种占筮，真是《易》的支流，而却是附会于《洪范》上的。然而由此而后，又开“洪范”一派的占筮的法门。

其次，宋以来通行的掷钱占卦，有《火珠林》一种。《文献通考·经籍志》子部占筮类有《火珠林》一卷，《宋史·艺文志》子部蓍龟类亦有《火珠林》一卷。《朱子语类》说：“鲁可几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谓《火珠林》之类否？’曰：‘以某观之，恐亦自有这法。如左氏所载，则支干纳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废？如云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恐亦不废这

理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今卖卜者掷钱占卦，尽用此书”。可知《火珠林》的一种占术，在宋已很通行。现在通行的《百二汉镜斋秘书四种》内有《火珠林》一种，虽或不尽为宋代之旧，而说占法，则全是用支干的配合。在《易》筮中，实是别出的一种。

从《易》占的变化，又产生签占的一种方法，这法到现在也很通行。削竹为签，盛以竹筒，在神前摇出一枝，案其号次，检取签诗。签诗的起源，究在何时，殊未可考。宋释文莹《玉壶清话》说道：

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道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往抽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终为蓬海客。”父见颇喜，以为吉谶，留签于家。

这一段话，可证五代末已有签诗。《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有《签易》一卷，提要说道：“明卢翰撰。翰有《易经中说》，已著录。是书以

六十四卦，加太极、两仪、四象、进退、离合、大小、远近，衍为七十九数。易著策而用竹签，每签有辞，又各赘以赞释，以拟《易林》、《太玄》、《元包》、《潜虚》诸书。实则方技者流，以钱代蓍之变法耳。”这《易签》，也就是一种签书。清初，著名儒者颜元出关寻父，沿路求签，计经他求签的庙，有关侯庙、城隍庙、东岳庙。他到海州时，祷城隍所得的签说道：“望渠消息向长安，好把菱花仔细看。见说文书将入境，今朝喜色上眉端。”（《习斋记余》卷二《寻父神应记》）案这签即《关帝签》中的第九签。或是旧有的签书，别庙因而采用，互相抄袭，故此城隍和关帝的签相同了。又颜元祷过的城隍庙，其签诗有“团圆十五月光明”句，我在关帝签及都城隍签上找去，都没有这句，可证同一的神庙，地方不同，所用的签诗未必相同。我在广州搜集得的签书有十八种，大致如下：

（一）签数：

二十（吕祖药签——目科）

二十八（土地签）

三十（康公签）

三十六（华陀签）

五十（灶神签、上帝签、三界圣爷签、吕祖
药签——外科）

六十四（医灵大帝签、医灵大帝药签、五显
华光帝签、金圣侯王签、洪圣王签）

八十一（都城隍签）

一百（关帝签、观音签、财帛星君签、华陀
药签、吕祖药签——男科、妇科及幼科）

一百零一（东岳大帝签）

一百零三（天后签）

（二）吉凶：

关帝签：大吉三，上上八，上吉一十八，中吉
二十七，中平二十四，中下一，下下一十九。

观音签：上三十，中五十五，下一十五。

财帛星君签：上上一，上吉三十四，中上一，
中吉三十四，中平三，中吉三十四，平吉一，平平
一，下平四，下吉二十一。

以上是一百签的，大都是中最多，而下较少，中、上、下几乎要成了中三、上二、下一的状况了。

东岳签：上上二十，上吉一十二，上中七，大吉十五；中中四，中平一十九，中吉一，中下二；下下二十一。

这是吉倍于中与下。

天后签：上三十四，中三十二，下三十四。共一百签。另有顶魁，亚魁，都魁，皆上上。

这是平均的分配。

看上所举的都是一百签的例。我们知道签书里吉凶的分配，大概是上中下相平均，或者是上或中较多。也有时上多则中少，中少则上多，大致是相差不很远。无论签的数目如何，总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更将其他数目的签举例如下：

土地签（数二十八）：上八，中十，下十。

华陀签（数三十六）：上十五，中十二，下九。

三界圣爷签（数五十）：上二十二，中十二，

下十五。一未明。

灶神签（数五十）：上上十二，大吉十，平安一，中平十二；中下七，下下十一。

上帝签（数五十）：上上十二，大吉十，平安一，中平十二；下七，下下十八。

五显华光签：（数六十四）：上三十二，中十五，下十七。

金圣侯王签：（数六十四）：上三十五，中二十二，下七。

（三）内容：签书的内容，远祖《周易》、《易林》，而却是近仿《灵棋经》。如六十四签的《洪圣王签》和《金圣侯王签》二种，每签的顶上，写着“乾为天”或“天风姤”等名，真是《周易》的“告朔餼羊”了。《灵棋经》有象，又有诗，如第二十五姤长卦，四上、一中、四下，是多难之象。象曰：“契阔离居，反复多阻。凡事不利，所为不举。”诗曰：“淹留岁月未能归，事欲成时意转非。老去穷愁因命蹇，劝君莫恨世情微。”在签书上，便祇有诗一首，如《关帝签》第

六签说道：“何劳鼓瑟更吹笙，寸步如登万里程。彼此怀疑不相信，休将私意忆浓情。”又如《观音签》第五十二签说道：“水中捉月费工夫，费尽工夫却又无。莫说闲言并乱语，枉劳心力强身孤。”但是这些签诗，有时意义模棱，不可捉摸。在《灵棋经》便有附会成的晋颜幼明、宋何承天的注，又有元陈师凯、明刘基的解。我们且不管他的真伪是非，知道这些解释是不可少的。签书上便也是如此。如《关帝签》及《观音签》也是需要许多的解释了。解释签意，每用故事去比喻，如《关帝签》第六签是“相如完璧归赵”，第七签是“吕洞宾炼丹”，《观音签》第五十二签说“此卦贪求费力之象，凡事劳心费力也”，古人是“太白醉捞明月”，第五十三签说“此卦龙吟虎笑之象，凡事顺意有望也”，古人“刘备招亲”。此外《关帝签》的解释甚多，有所谓圣意、东坡解、碧仙注、解曰、释义、占验等。今录《关帝签》第三签全张，如下：

贾谊遇汉文帝

占 验

在衣食自然生处有一句

一生赴考遗才占得此收录应

但能孝悌存忠信 福禄来时祸不侵

衣食自然生处有 劝君不用苦劳心

第三签 甲丙 中吉

碧仙注

东坡解

圣意

心中无愧 自然和平

随缘安分 直道而行

天必佑之 有泰无否

事亲待人 动合循理

能劳心力 反致伤忧

富贵前定 何须着心

宜谨守 免忧疑

求财平 婚未宜

讼和吉 病瘥迟

问名利 自有时

这签的解释，此外尚有解曰：“此签只宜守

旧，不可贪求。但存忠直，却得两平。须以孝悌忠信为本，自有福禄来成之应。若思强取强求，反招意外之祸。占者循理守分则吉。”又释意说道：“衣食自然，言衣食各有定分。生处有，言系生命里所载，不可强也。不用劳心，劝人安分；孝弟忠信，劝人务本。孝弟所以尽伦，忠信所以处事，如此为人，自蒙上天鉴佑。福禄来成，言福集而禄臻，俯仰称意，祸不侵，凡事有吉无凶也。全在修为，不可背本，慎之。”这些解释，或托之于古人，如东坡解；又或作为人生的指导，含有劝善的意义，真有要将宗教迷信的签成为哲学化的趋势了！

《周易》变而哲学化，也是从象、彖，慢慢而出。这《关帝签》，彖、象都有了，就是缺乏一种《系辞》呵！我们更看《观音签》一例，如下：

十四中签：宛如仙鹤出凡笼，脱得凡笼路路通。南北东西无隔阻，任君直上九霄宫。

此卦仙鹤离笼之象。凡事先忧后吉也。

解曰：任意无虞，路有亨通，随心所欲，逍遥

如人。“古人”姜子牙弃官。此签家宅不安；自身还愿；求财、交易合；婚姻合；六甲，生男；寻人，见。田蚕，秋利；六畜，损；行人阻；讼，宜和；移徙，吉；病，设送；坟，吉。卯宫（太履卦）。

由上《关帝签》的圣意，和《观音签》的解，可知通俗上所占的事情。《关帝签》的圣意，每签都是解释功名、财禄、讼、病、婚姻、行人等的事情。在《观音签》的解释里，便都是说家宅、自身、求财、婚姻、生产、寻人、田蚕、六畜、行人、讼、迁徙、病、山坟等的事情。《观音签》下注的某宫，就是将一百签分作十二宫，另有十二宫卦数注解。这种注解是把所占的事分类说明。各宫注解中皆分家宅、自身、求财、交易、婚姻、六甲（即产子）、行人、田蚕、六畜、寻人、公讼、移徙、失物、疾病、山坟十五大类。每类皆有解释，并附一诗。如卯宫家宅说道：“香火冷落，宅神无气，或得两姓同住，吉。可向佛前作福。有旧愿，可还，吉。”“宅神无气不扶持，香火冷落在尘泥。

要将石器除迁去，门庭方吉免招非。”从这可以见到他的一斑了。《观音签》的解释，既然是需要分官的分类检查，当然是不大方便，因此稍后出的签书，便简直的分类分签了。如土地签、上帝签、三界圣爷签、东莞的洪圣王签、康公签，便都是分类取签的。《三界圣爷签》和《上帝签》是分八类的，即是自身、谋望、家宅、婚姻、失物、官讼、行人、占病，各皆有诗。《康公签》是分十类的，没有行人，加上耕种、山坟、六甲三类。《土地签》是分十四类的，有行人，又加上子息、功名、求财三类。皆各自为诗。东莞的《洪圣王签》，和佛山的不同，我得有六甲签一种，不知此外又有多少类。今将东莞的康公谋望签和洪圣王六甲签各一张印在上面。

光景荣华

题名金榜

府

解曰

帅

求谋大利

财禄亨通

康

若知际会般般合

金榜题名大丈夫

北

三唱鸡鸣可趁途

从教龙吐有明珠

水

谋望第十一签

曰 叩拜花王

保佑添喜

解 这样虚花

终无结子

山花不是忘忧草

莫作宜男一样看

紫白红黄有数般

岭头冶艳可人欢

六甲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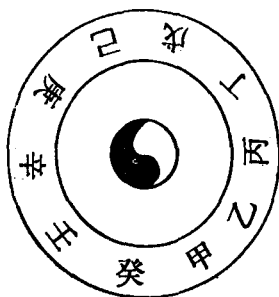
最奇的佛山印的《洪圣王签》，签书上面有“波罗原本”四字。每签除诗和分类的解释外，首列着占卦的支干和世应的话，如第三签是天山遁，下面写着：

壬戌	壬申	壬午	丙申	丙午	丙辰
土	金	火	金	火	土
〃	〃应	〃	〃	八世	八身
父母	兄弟	官鬼	兄弟	官鬼	父母

这些东西，也很象《周易》，有着《火珠林》的占算法一样。又佛山的《洪圣王签》，除圣解外，分十七类解释，就是：天时、自身、功名、婚姻、六甲、家宅、风水、行人、出行、谋望、官讼、求财、患病、失物、田蚕、寻人、小儿。这是最多的一种分类。然而签占的方法，有时可以用钱代签。今将《关帝签》上的以钱代签图记在下头：

说明：将钱十文，涂红一文，自甲乙顺铺二次。殊钱初值甲，次又逢甲，是甲甲，即第一签。如前列的关帝第三签“甲丙”二字，即备以钱代签的方法去检取的。或将十天干书十签，求二次亦

可。占卜中最奇怪的，便是病人占药方了。医灵大帝及华陀皆是，除普通签外，另有药签。吕祖的药签更分男科、妇科、



儿科、外科、目科五种。这真是最误人的东西了。《医灵大帝药签》药的分量最轻，有时是无关重要的。如三十一签是“神茶圣水，明日又求签”；又三十四签“青布五寸，茶叶二钱”；三十六签“杏仁二钱（炒黑），龙口茶一盅”等是。《华陀药签》更奇怪了，如二十三签“人乳一钱，陈米一勺，水煎服”；二十四签“男用女带，女用男带，贴肉者佳，煎汤服”；二十九签“用水大浴，自头至足，洗浴三次，自调多福”；六十二签“梁上尘一钱，黄酒一盅，煎透服”；七十签“闺女拭经布，煎汤熨患处，洗好为度”，这真是巫的欺诈取财的伎俩。《吕祖签》分男、妇、幼、外科、目科五种，较为有分别了，应用通套的汤头了。如男科第

五十八签，“戒气戒恼，百事无愁。静守甘露，保尔无忧。薏仁二钱，桃仁二钱，茯神二钱，泽泻二钱，花粉一钱，吴茱萸七分，天门冬二钱，草节一钱，水二碗煎至一杯。五剂”；妇科九十七签，“野树无霞欲断光，青山黄叶永飘飏。无非借此岚中意，笙吹歌舞迭湘洋。茯苓二钱，陈麦草二钱，元参二钱，花粉一钱，知母一钱，红花一钱，桃仁一钱，杏仁一钱，甘草一钱，三剂再铸”。吕祖的药方，看来是稍为懂得一些医术的，故此有男、妇、幼、外、目的五种分别了。然而这是巫道的误人，也就是迷信占卜的害处。

杯筊的起源，在唐代已通行，但吉凶是没有定辞的。由签诗的通行，而杯筊也有诗了。如现在的《观世音签》附的杯筊辞有二种，载在《天后圣母圣迹图志》后的分二十七首，附在《天后签》上的分二十五首，又另掷两次的杯筊辞有十一首。《圣迹图志》后的杯筊辞，如阴圣圣（下吉）说：“扁舟泛五湖，临去又越起。生计彼时有，谁知做隐儒？”又阴阴阳（中平）说：“钦差出雁关，历

遍万重山。此志虽无二，回朝发已班。”这又是和签诗相同的了。

模仿《灵棋经》而和签诗同一样的性质的，有《牙牌神数》，用牌三十二张，共有一百二十五卦。今将他的方法及卦辞列下：

歌诀：全副牙牌一字排，中间看有几多开。连排三次分明记，上下中平内取裁。

开数：不同（六开）、五子（五开）、合巧（四开）、分相（三开）、马军（三开）、对子（三开）、么二三（三开）、二三靠（三开）、正快（一开）。

占法：十二开以上为上上，十开十一开为上中，八开、九开为中平，五开至七开为中下，一开至四开为下下。如遇一开俱无，须虔诚祷告再占。

卦辞举例：上上 中下 中下

洛阳锦绣万花丛，烂漫枝头不耐风。三五月明时更过，夕阳西下水流东。

解曰：乐之极矣悲将至，谋望将成终属空。纵然巧计安排好，犹恐相逢是梦中。

断曰：青天一鹤，燕雀群起。君子伤哉，小人众矣。贵者有权，周而不比。数当盛则以一君子去众小人，若当叔季之世，则恐众人谗害君子，当审时也。上数上上，一鹤之象，亦贵者之果。

此外又有《金钱卦》，又名《诸葛金钱神数》，将金钱五枚，用手摇乱，将钱自下而上，排于桌上，观其上下面背之象，共得三十二卦，他的卦辞如下：

第四卦 润下卦 ⑤ ⑥ ⑤ ⑤ ⑤

船泛江湖内，门边获宝珍。更宜进大用，祸散福归来。

忧心顿改所求昌，十分倍利福门开。好事成喜得大吉，合家康宁永无灾。

断曰：行事得利 谋事可成 占讼和吉 求官得位 占病可好 求财八分 六甲生男 朝覲得意 婚姻成吉 寻人得遇 走失近见 考试称心 交易成吉 行人有信 家宅吉庆 移徙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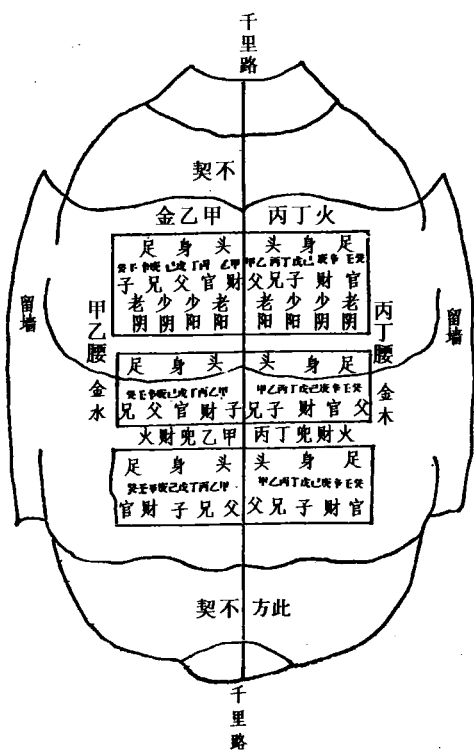
以上说的卜法，皆是《周易》以后的支流余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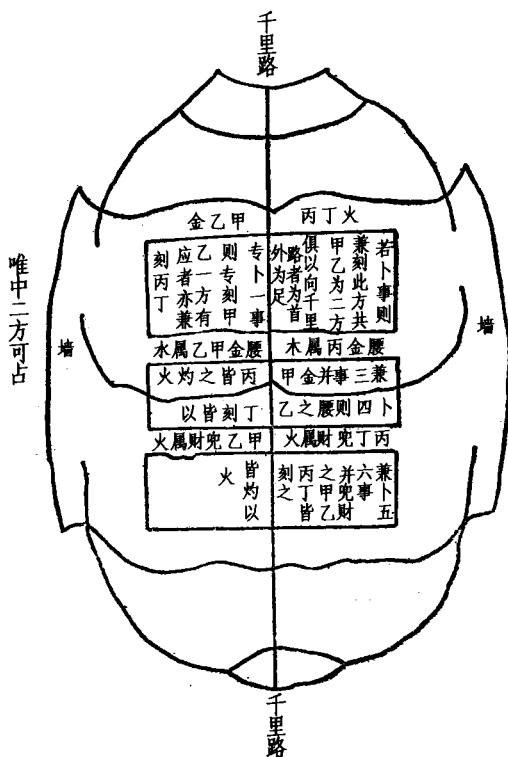
至于龟卜的事，《隋志》仅载《龟经》一卷，注说“晋掌卜大夫史苏撰。有《史苏龟经》十卷、《梁龟决》二卷，葛洪撰，管郭近《要决》，《龟音色》、《九官蓍龟序》各一卷，《龟卜要决》、《龟图五行九亲》各四卷，又《龟亲经》三十卷，周子曜撰，亡”。又另有《龟卜五兆动摇决》一卷。《旧唐书》有《龟经》三卷，柳彦询撰；又一卷，刘宝真撰，又一卷，王弘礼撰；又一卷，庄道名撰（《四库提要》卷一百九《卜法详考》，《提要》说“《旧唐书》绝不载及龟卜”，太失考了。附记于此）。《新唐书·艺文志》有孙思邈《龟经》一卷，又《五兆算经》一卷，《龟上五兆动摇经》一卷，与《旧唐书》所记不同。《文献通考》有《灵龟经》一卷，引晁氏曰：“史苏撰，论龟兆之吉凶，《崇文目》三卷。”《宋史·艺文志》自《史苏五兆龟经》一卷以下，共有十九部，大半是辗转依托的，今俱不存。《四库提要》存目中有元陆森撰的《玉灵聚义》五卷，《提要》说：“所述皆龟卜之法。其曰玉灵者，案《史记·龟策传》祝龟之




词，有玉灵夫子语，司马贞《索隐》谓尊神龟而玉之，其名当取此义也。第一卷全录徐坚《初学记》龟部故实，诗文对偶之句。第二卷全录《龟策传》。三卷以下，乃及于图式诀法，词旨鄙俚，不出术家之习。”（卷一百一十）这书中山大学藏有钞本。清雍正间，胡煦著有《卜法详考》四卷，于古龟卜的事实，颇能推究其真相，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盛推之。这书卷一列《周礼》、《尚书》所言龟卜的事而加以考证，次列《史记·龟策传》，次列《龟经》。胡煦论道：“古传《龟经》，不知谁氏所作，与《史记》大同小异，更若简便，又与《外兆图》相类，然亦互有出入。至所列腰金、兜财，又与吴中之卜，分子父财官者相同，俱兼日月而论。可知吴中之卜，自古流传，亦必各有所据，非泛然者也。三书之中，皆分身首足而论。大约身者，事之干也，贵平直而刚健；洪润明净者，吉也；或摺折乖违，衰拗枯朽，及夹丝拖坠，纵横促漏，皆凶也。首者，事之始也，首平直高昂，回直有情者，吉也；忌浑蒙沥淲，低伏临野，

及俛垂戴白者，凶也。足者，事之终也，开豁发扬浮脱，阳之类也，动象也；盼带落滞，阴之类也，静象也。宜动宜静，各在所喜，故吉凶亦异。枝生于上下者也，首、身、足皆有之，然亦有宜、不宜，因事而论可也。又有内己、外人、内男、外女之分，《史记》多言之。”这段所论，颇能把《龟策传》、《龟经》及《吴中卜法》三书所说的相沟通。《卜法详考》卷二，列《全氏三图》，次列《杨时乔全书·新定龟卜辨》，次列《龟卜繇》。《全氏三图》附会的去说《周礼》，一《方位图》即说开龟的四兆；二《兆颂象图》即说太卜三兆之法；三《外兆图》图缺，而全录《史记·龟策传》。这书出全氏赐，《龟卜辨》以为未知所从来。胡煦说“全书本文，全用生龟，与《史记》、《龟经》异”，则知全氏书大都附会为之，不是有确见的。杨时乔的《龟卜辨》辨卜用生龟之说，无大足述。《龟卜繇》则胡氏汇集古龟卜之故事。《卜法详考》卷三录吴中卜法，分说选龟、攻龟、灼龟、占龟诸法，即吴中卜者所传，颇足用以考证古

龟卜遗法的参考。下列《玉灵秘本》，胡煦说道：“此吴中俗卜也，其书不免鄙俚，然其观兆之法，与三兆略同。其上下俯仰首尾之象，亦与《史记》、《龟经》相似，或者先圣所传之遗制，犹未尽失也。”案《玉灵秘本》所以辨龟兆的方法，说道：“龟板之部位，正中一缘，自下而上直出者，名曰千里路。其横出者五文。上一文斜出而抱首，即前所云冲天而为王者。上一文斜出而抱尾。其中之直者仅三文耳。三文之中有二方，皆可刻划，东曰甲乙，西曰丙丁。正中一方，旁连两墙，名曰腰金第一。直文之下，腰金之下，其横方而平者名曰冲天。凡占，此方为验。如只一事，则刻甲乙之左方而占之；二事则并刻丙丁之右方而占之；三事则占腰金之甲乙；四事则占腰金之丙丁，皆刻之；五事六事，则并腰金下之横方，名曰兜财者，而皆刻之矣。其刻必方之，故谓之方。”今将书中所拟的龟板图列下：





他的卜法，就是“欲卜之时，先以刀刻方形于甲乙丙丁之上，去其外膜，然后覆转对真所刻之方，灼之以火，以观其坼”。观象的方法，头高足落的兆，如，便是说“甲乙头高兼足落，始勤终懒事难谐。更若身宫多窈窕，难成易退细推排”。又头伏足起的兆如或便是“头直足直身震动，更带昏蒙邪气干，头伏足起人来速，老阳主哭老阴安”。又《玉灵秘本》内有分类诗断，所分的类，便是晴雨、阳宅、阴宅、婚姻、求财、田财、春蚕、求官、胎孕、词讼、捕盗、疾病等。可知后来的龟卜所占的事情了。《卜法详考》卷四说的是龟卜古法汇选，皆术士所传，同样的可以详知近代的龟卜的变迁，这里不详说了。

此外附会于五行之说而在后来占术上狠占重要的地位，有所谓六壬、遁甲、太乙，总称为三式。六壬的占法，有出于黄帝、玄女的传说，固属无稽。但隋、唐《志》五行类中六壬一类的书籍，已颇有纪录，今俱不存。其法和宋明以后的占法是否完全相同，亦不大可考。《文献通考·经籍考》

中载六壬书五种，《常阳经》一卷引晁氏曰：“《崇文目》题曰，‘黄帝式用’，盖六壬占卜术也。”又《六壬要诀》一卷下引晁氏曰：“未详何人撰。《隋志》载六壬之书两种，《金銮密记》及《五代史记》颇言其验，今世龟筮道息而此术独行。”《六壬课铃》一卷下引晁氏曰：“未详何人所纂，以六十甲子加十二时，成七百二十三课，三传入神，以占吉凶。”又《玉关歌》一卷，引晁氏曰：“不题撰人，六壬课诀也。”又《六壬翠羽歌》一卷，引陈氏曰：“不知名氏，晋卜刘松年所传。”可证宋时其术已通行。到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所列有八十三家，虽存佚并录，亦足以见其盛。清《四库全书总目》惟取《六壬大全》一书，其他概入存目，提要说“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怀庆府推官郭载驥校，盖明代所刊也。……是书总集诸家遗文，首载入手法总铃及贵神，月将，德煞加临，喜忌，旁采唐宋以来诸论，若《括囊》、《云霄赋》、《课经》之类，而纬以《心镜》、《观月》诸篇，采撮颇为详备”。遁甲一类书籍，颇见于《隋》《唐

志》。《文献通考》有《遁甲万一诀》一卷，引晁氏曰：“题云唐李靖所纂黄帝书。按遁甲之书，见于《隋志》凡十三家，则其学之来，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推国家之吉凶，通其学者以为有验，未之尝试也。”遁甲的占法，大概尤注意于兵，其术的自以为精在超神、接气、置闰之间。就是利用时日节气及闰年的差异，以为占验的。遁甲或称为奇门遁甲，或祇称奇门。《四库》书目中有《遁甲演义》，存目中亦列有多种。太乙一类，案之《隋志》有《太一飞鸟历》及《太一式杂占》等书，《唐志》亦有《太一历》、《太乙飞鸟历》等。《文献通考》仅有《太乙命诀》一卷，引陈氏曰：“称袁天网，妄人假托。”《四库总目》中有《太乙镜式经》十卷，提要说“唐王希明撰。希明不详其里贯，以方技为内供奉，待诏翰林，是书乃其奉敕所编，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书中多自称臣。而其间推太乙积年，有至宋景祐年者，则后人已有所增入。非尽希明之旧也”。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六

《太一篇》说道：“《太乙》，纬书也，盖仿易数而作。……法以八将推其掩迫囚击开格之类，占内外灾福，又推四神所临分野，占水旱兵丧，饥馑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运，占古今治乱，天下离合。如遇凶神阳九、百六交限之际，卦运灾变之限，大数凶者，其凶发于八将掩迫囚击开格之年；如遇吉星所会之分，卦象和平之运，非阳九、百六交限之际，大数吉者，八将虽有掩迫之类，其灾不发。”我们可由此以略知《太乙》的内容。到明胡翰依《太一》法而著《衡运论》，列十二运，推明皇帝王霸的升降，其法亦怪异不经（《衡运论》、《易学象数论》及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皆附著之）。总之，六壬、遁甲、太一的三式，俱是从五行、支干、星历的推度而衍出。其起源或在唐宋以前，而其术也都与《火珠林》的占术相近。变本加厉，破碎支离，多有不可究诘者。故总记在这里，以备参稽。

其次，占卜上有测字的方法。《隋书·经籍志》有《破字要诀》一卷，是否如近今测字的一

般，已不可考。今世流传有托称宋邵康节《梅花观梅拆字数》五卷，又名《梅花易数》，将事物的属类，分隶于八类的卦名，并为五行的分别，又将笔画的偏旁的分别附会于五行支干的解释。通行的又有《测字秘牒》一书，为程省所著，附会牵强，因以构成他的方法。如这书后附的《至理测法》中第一条解欠字说道：“一人书欠字，问六甲。余曰：‘明日生男。决非首胎。’时十月初十。至次日，果生男，其人复问字理。曰：‘欠加两点为次，故知非首胎。加土为坎，坎，中男也，故知生儿。初十来占，加十一在旁，成坎，则今日当产无疑矣。’”这样捏造的例，有五十三条，以神其技，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一斑了。

七、杂卜术见于书籍的 记载而无甚足称者

甲、鸡卜及鸡卵卜：鸡卜的起缘甚早，《汉书·郊祀志》下说道：“是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甌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持鸡骨卜如鼠卜。”《史记正义》说道：“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股骨上自有之孔，裂似人物形则吉；

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史记·武帝本纪》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道：“鸡卜，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之鸡杀之，拔两股骨洗净，线束之，以竹筴插束处，使两骨相背于筴端，执竹长祝。左骨为依，依，我也；右骨为人，人，所占事也。视两骨之侧所细窍，以细竹筴长寸余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随窍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余变。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远骨者多凶。亦有用鸡卵卜者，握卵以下，书墨于壳，记其四维，煮熟，横截视当墨处，辨壳中白之厚薄，以定依人吉凶。”（邝露《赤雅》，有鸡匠、卵卜二条，略与此同）吴处厚《青箱杂记》说：“元丰中，余任大理寺丞，断岭南奏案。韦庶为人所杀，疑尸在潭中，求而弗获。庶妻何，以铛就岸煮鸡子熟，剖视得依。韦全曰：‘鸡卵得依，尸在潭里。’果得之。然不知所谓依者，其兆如何也。”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道：“鸡卵卜，其法先祭鬼，乃取鸡卵墨画其表，以为外象。画皆有重轻，类分我别彼。《易》卦所谓世

与应者。于是北面诏鬼神而道厥事，然后誓之。投卵铛中，热则以刀横断鸡卵。其黄白厚薄处为内象，配用外向之彼我，以求其侵克与否。凡卜病人、行人，雅殊有验。”唐段公路《北户录》说道：“《神仙传》曰：‘人有病，就茅君请福，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茅君掷出，中无黄者，病多愈。’”邝露《赤雅》卵卜条说：“獐人卜葬，请鸡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一本云不破者吉，无下六字）如获滕公之碑。”以上诸说，可知鸡卜之外，又有卵卜种种：一看卵白之厚薄；二视有黄无黄；三视投地破不破。

乙、虎卜及狼卜：《博物志》说道：“虎知冲破，又能画地卜。今有人画物上下者，推其奇耦，谓之虎卜。狼卜，狼将远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猎师遇狼辄喜，盖狼所在，兽之所在也。故古之造式者，木取槐榿枣瘤，而以狼牙为柱，取其灵知也。”

丙、扶箕：俞樾《曲园杂纂》里《小纂露》说道：“《夷坚志》沈承务紫姑一条云：‘紫姑仙之

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世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之于沙中。’按此即今之扶箕也。或作扶乩，非是。”“扶箕”通作“扶乩”，又名紫姑卜，宋明以来，颇为通行。明杨慎《升庵全集》有紫姑仙咏槽诗一条，又有箕仙笔诗两条。他说：“宋元小说载箕仙诗多矣。近日一事尤异。正德庚辰，有方士运箕赋诗，随所限韵，敏若夙构而语不凡。……”可见扶箕术旧日通行的情形了。

丁、茅卜：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道：“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断之，以授占者，使祷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请茅将军、茅小娘，上知天纲，下知地理’云云，遂祷所卜之事，口且祷，手且掐，自茅之中掐至尾，又自茅中掐至首，乃各以四数之，余一为料、余二为伤、余三为疾、余四为厚。料者，雀也，谓如早占遇料，行人当在路，此时雀已出窠故也。日中占遇料，则行人当晚至，时雀至幕当归尔。晚占遇料，则雀已入巢，不归矣。伤者声也，谓之笑面猫，其卦甚吉，百事欢欣和合。疾

者，黑面猫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滞也，凡事迟滞。茅疾首余二，名曰料贯伤。首余三，名曰料贯疾，余皆仿此。南人卜此最验。精者能以时辰与茅折之，委曲分别五行而详说之。大抵不越上四余。而四余之中，各有吉凶，又系乎所占之事。当卜之时，或遇人来，则必别卜，曰外人蹈断卦矣。余以为此卦，即《易》之世应揲蓍也。尝闻楚人蓍卜，今见之。”

戊、祝灶及镜听：《广语》有说祝灶及灶卦二种，说道：“永安岁除，妇人置盐米灶上，以碗覆之，视盐米之聚散以卜丰歉，名曰祝灶。”又说道：“除夕，置水釜旁，粘东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视木端所向以适其方。又审何声气以卜休咎，名曰灶卦。”（并见邓淳《岭南丛述》所引）案明林绍周纂辑及林维松重编的《三台便览通书》卷十四有所谓鬼谷先生响卜法，和灶卦大向小异，说道：“灶者，五祀之首也。吉凶之柄，遂归所主。凡有疑虑，候夜稍静，扫洒爨室，涤釜，注水令满，以木杓一个，顿灶上，燃灯二盏，一置灶腹，

一置灶上，安镜于灶门边，叩齿祝曰：‘维某年月日，某官敢爇信香，昭告于司命灶君之神。窃闻福既有基，咎岂无征。事之先兆，惟神是司。是以某伏为某事，衷心营营，罔知攸指。敢于静夜，徙薪息爨，涤釜注泉，求趋响卜之途，恭俟指送之柄。情之所属，神实鉴之，某不胜听命之至。’祷毕，以手拨锅水令左旋，执杓祝之，曰：‘四纵四横，天地分明，神杓所指，祸福攸分。’祝毕，以杓置水，任其自旋自定，随杓所指，抱镜出门，不得回头，密听旁人言语，即是响卜。事应后，不得言之。或杓指处无路，则是有阻，宜再占之。”这是本于《鬼谷子》“元旦之夕，洒扫置香灯于灶门，注水满铛，置杓于水，虔礼拜说，拨杓使旋，随柄所指之方，抱镜出门，密听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引见秦嘉谟《月令粹编》）。又《熙朝乐事》：“除夕更深夜静，或有祷灶请方，抱镜出门，窥听市人无意之语，以卜来岁休咎。”（见同上）灶卦或响卜，又名镜听，元伊世珍《琅环记》说：“镜听，咒曰‘并光类俚，终逢协吉’。先觅一古

镜，锦囊盛之，独向神灶，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听吉凶。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

己、羊卜：宋沈括《梦溪笔谈》说道：“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卜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者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点主客胜负。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谓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清余庆远《维西见闻纪》：“羊骨卜，夷人食羶，于膊骨皆焚香而悬之佛堂门，存为卜。其卜也，炉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炉上，祝以所谋，炙灼，阅时反骨裂文，直者吉，丫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乱者凶。《辽史》载‘契丹以羊骨灼占，谓之羊卜’。《徐沙村集》谓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维西夷人卜法，习自番僧也，而同于契丹、蒙古。”（《艺海珠尘》本）可知羊卜

旧日通行于我国西北部。

庚、卜岁：邝露《赤雅》有卜岁一条，说道：“岁首即火，以土杯十二，贮水，按辰布列，祷之，经夕启视，有水，则其月不早。”

辛、和鹄卦：李调元《粤东笔记》（即《函海》中的《南越笔记》）说：“相思仔仔，一名巧妇，即焦鹄，《诗》所谓桃虫也。因桃虫而变，故其形小，性绝精巧。以茅韦羽毳为房，或一或二，若鸡卵大。以麻发悬系树枝，虽大风雨不断。久畜之，可使为戏及占卦，名和鹄卦。其身小，其曰相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红黑相间如红豆。红豆者，相思子也。”案现在广东尚有和鹄卦一种，将干支写成若干卦，卷成小纸条，使和鹄啄取一条，即以占其休咎。

占卜的方法，此外当更多有，其术盖不一，常有因时因地而不同的。《北户录》说道：“愚又见卜者流杂书，传虎卜、紫姑卜、朱蹄卜、灼骨卜，虽不法于蓍龟，亦有可称者。”《西藏记》说道：“西藏占卜之术不一，有等喇嘛以纸画八卦，书番

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挂卦，抽五色毛线而占者；或数素珠而占者；或画地而占者；或烧羊骨，或看水碗，种种不一。然亦颇有验者，大抵在所学之精浅耳。妇女亦有会者，不能悉述。”（《龙威秘书》本）又如谶占的流变，又有《推背图》、《烧饼歌》等书。总之，占卜的事，出于迷信的心理，而术士即利用一种事物的分别或变异，以为占验，以满足迷信的心理的要求。即中国古传的《易经》，其起因也不过如此。然而层层覆盖，蔽障日多，与时代的思想相推移，而本来面目，遂终于不易见出了！

“海豚书馆”编委会：

总策划：沈昌文 陆 灏

橙色系列（文学原创）主编：孙甘露

蓝色系列（海外文学）主编：董 桥

红色系列（文艺拾遗）主编：陈子善

灰色系列（学术原创）顾问：葛兆光

绿色系列（学术钩沉）主编：傅 杰

紫色系列（翻译小品）主编：陆谷孙

朱绩崧

编辑室成员：俞晓群 吕 莺

于浩杰 李忠孝

王 玮 董 锋